



^ 16
2561
22





山閣增刊留青新集卷之二十二目次

讞語

訪犯極惡	石	威逼人命	失
海洋大夥	名	珙官疾詐	李嗣京
盜苗傷命	林雲銘	珙官枉詐	毛際可
強盜劫燒	汪會垣	搶女強姦	張
謀財殺命	失	活殺男命	顏堯揆
顏批緝逃	汪會垣	奇冤慘殺	李嗣京
冤抵母命	黃六鴻	拆割血婚	汪會垣
擒獲強盜	陳維立	滅倫強姦	失
惡捕符文	陳維立	打死人命	失
露槍專	陳旭	陷殺事	失
打死累主	李發枝	欺姦弟婦	陳旭
欺殺親兄	張岐	假兵鎖兒	顏堯揆
黑夜劫殺	黃國琦	破壞盜楚	汪會垣
蔡究存亡	徐仲	殺死父命	陶三
急救媳命	靳洽雍	霸產累糧	黃六鴻

留青新集

卷之二十二目次

16
2561
22

代墳謀古	汪會垣	霸產極寬	黃六
孽甥仗勢	汪會垣	滅倫異交	梁允植
劫女奇冤	方亨咸	劫擄人財	翁應兆
姦拐服嫂	劉時俊	姦騙撒揚	陳開虞
竊賣拐逃	趙開雍	凌慢斯文	徐開禧
發塚斷棺	李嗣京	慘殺夫命	顏堯揆
提審重犯	李之芳	立殺叔命	林雲銘
慘逼殺妻	毛廣南	打死母命	王士禎
活殺男命	馬瑞圖	打死妹命	王住雲
讐殺姦命	胡昇猷	吞聘退婚	顧玠
逼死妻命	王階	卷二十二目次終	

愚山閣增輯留書新集卷之二十二

西冷陳 枚簡侯選 男 德裕子厚增輯

錢塘郭子垣翼侯訂 休邑朱從儀慎威恭閱

讞語

訪犯極惡事

石琳

審得任重作如舞智挾以逞強弄錦穎于簞端起風波于平地
 橫張羅財之網暗發傷人之箭嗚呼必報荼毒多端業經兩問
 配遣宜其易轍改弦顧乃稔惡不悛怙終猶故如王椒巢戶下
 賤也因與扣兒嫖宿反打奪金飾而後已金燧等安分良民也
 因唆張順告誣致訕謗官府以被玷齋供指紕絲上舍也代為
 吳尚賓報仇必挾詐二十金以為快此特一時偶遭一事相觸
 哄毒螫猶淺耳至受煽于張先德而作難于張揚德也先以索

田挑鬻再以借銀挾仇或誣之毆母或罵以人命數日而登告
多詞或捲以草薦或投之冰雪一人而備悉楚毒甚至奔禁于
家而反陷罪無控寤辱其妻而因羞憤致死打搶其資而羅男
女泣拜不免夫重與揚德仇非不共害已交加剝膚吹髓命在
刀砒乃曾不敢出一語相加造一臂相向亦可已矣乃上年五
月重與弟任遠攜舟與楊德相值知其挾資販石復嚇以危言
而搶其布價三十兩縛舟潛逃空聲忍氣終莫敢誰何積威所
劫言之寒心他若韓文以富盜被詐銀二十兩揚德以誣訟被
許田十畝事雖告給而贖尚未追故今兩造質成正欲定擬而
揚德又以所斷銀田願沒官以備公用不願收領以辜公斷則
才猶如任重者定罪而負緣潛逃追贖又詭逼虛領豈重有則
免役神之力透天穿地之能故法無加彼何耶至今談重者無
不舌吐毛悚此或亦天厭其惡而不令死降下乎當時特發韓
韓文唐臣俱為溥斷王月扣兇相紕從良雖無活口質証重自
俛首無辭要知重生平積惡擢髮難赦固不盡載于單款即其
待揚德始終一事至今耳聞猶為鼻酸重生平大槩如此此誠
如蠖如狼不可與同中國者加刺編髮庶創刁頑任道助兄為
虐亦應刺配金鷲莫老虎册主頤指姑各杖懲王敬愚葉林臺
陸士元擇交不慎致此匪人與汝德取友不端致招物議亦應
併究敬德仍行葶戒飭許其自新至若徐以僕郎舅慈商德惠
雖在汝德王汝才兄弟胡越枉擢各有周親大率皆重為崇俱
被害堅執不認干証苦稱未聞始不深求搶詐諸賊主在者給
主無主者入官外黃卿等所投諸事情出有因事皆可駭第恐
借訪生情株連無已存案免究

威是人命事

失名

審得張業以訟師為睦梅左祖折墩燒屍之告則張業主之袁氏術業已久後氏以投審在原差倪山家居停業至山家獻和計為漁餌不意氏仇視而誣罵之也業素為人目雖遂負氣相向復以詆語觸袁氏所諱遂與氏扯結且舉木支加致氏負復而歸事在臘月初三夜死于月之除夜是業原無死氏之心特以貪利之心遂至罹害且不勝一朝之忿至冒不赦之辟命審活口多証死屍多傷雖在墓限之外亦難道抵業益情可矜而法難貸者也招呈本院蒙批再審審得袁氏以垂老之婦死墓限之外且傷多跌踣至察其行兇器具則已為有劍袁氏過聽應元貪謀播夫屍而驚其甲自有死道細審張業僅與袁氏結扯甫一掌即解開而老婦固素暴悍遂忿恚跌踣故爾負傷

許妻使業果持木毒毆彼時表留父子其在必不坐視其毆而甚至垂斃也所云應元鎖項不能救援則袁留點綴之語終不可信若果致命重傷盡在頭面則老婦之死豈能墓限之外故職原謂業抵可矜展轉駁縣特以傷多証堅不能遽釋至蒙院審而陸梅以死因實控梅軍有黨業而忍死其母者乎與其絞業為不決之類以致牽累多人母辜失不經以開解網之仁乎然業固刁徒也辯已重辟而所應元以謀外是欲自逃罪外而擠人于罪中也法應反坐况與民扯扭有因准照威逼律追銀十兩結梅葬氏餘准宥罪

海洋大夥賊船突犯官軍事

失名

審得賊之揚帆海上也屠彼多命肆劫行商方且盜弄橫池復爾漸窺澤國今假息者尚有林七老陳福二名甘投蛇豕之群

宜作鯨鯢之戮。臬示自不枉者。但聞招福是時年甚少。供其夥伴。目不知也。不過云係賊首。要人縱之歸。而後來耳。招內再入。夥黨殺人。不言所殺幾人。所執何器。前恤部駁有在案。且他賊皆稱陣搶。福與謝以賢稱。續獲賢以柁工放歸。而此之不陳。據者未必皆殺人之賊也。大獄未易輕翻。然稽從湖治。不可不一勘。以使無冤監候。

玷官夾詐事

李少女

將得局驥功。時屬趙相。與翼如已子。趙相為王氏之僕。驥為相也。于豈不亦執帶。其之流而。顧後然以門構。自誇即後趙相。從棘驥亦遠。巡出姓。則驥與王雖無主僕。實據然。其賤供案定矣。即據驥自供。吐此等來。屢驥固不能自諱也。設趙相非其門。屬養驥非趙相。恩養。兩姓結姻。亦事之。彼王門諸人。何仇于驥。而欲奪其已成之盟耶。細鞫詞証。知驥欲借秦首。以蓋驥腹之氣。而王善推弟。兄又貪聘金。甘心女。吳更有談生。一昔巧為串合。致吳孟鹿馬幾無別日。假令王女琬姐尚在。自當勒驥吐退。另配名門。今幸琬姐已死。驥謀未諧。弟追出庚。付王門之達者。俾知驥所自出。且令與驥王示不得講婚姻之好。耳。驥忘原來之水木。覲非分之朱陳。姑念姻好不終。薄擬杖懲。王善推誼。閉手足輕。與大羊。託盟大。虧門詐。談一貫身。則各教。故為良賤。說合殊之鬚眉。善推論。叔念妹死。免追財。一貫尚係青年。論叔恐阻。進取姑行。學飛。以勵後來。橫惟薦外。原非趙相。嫡子况趙。又從嫁。出姓費。幾許宛轉乎。此一役也。良賤固自較。然如必欲追而奴之。王鳳過矣。

盜苗傷命事

林雲銘

盜苗傷命事

審得陶阿三衛三同為村黨無賴而顧業之僕王阿二吳杏村小潘等則鄉愚無知者耳客歲仲夏淫雨連旬沃壤皆成巨浸人情洶洶莫必且暮阿三衛三輒欲乘隙竊發糾阿二董益苗以圖自潤此輩安危利害損久利已罪何可道第以拒捕定罪則情形固未確也據初招原謂阿二等素非阿三同黨並偶爾偕行亦未制擬操戈止是徒手相毆夫阿三衛三既各執蒿拒敵即使董祥夏信果受重傷要皆阿三與二致之又孰辨其故門之傷出自缺箭而頭額之傷出自阿二等束手乎且細審是夜已互相結于總甲李立家彼指此為搶苗此亦指彼為搶苗未聞有失主彭盛在彭盛之為失主蓋次日蛇足也是時彭盛果被打搶豈不與董祥夏信董共赴訴李立以為不明實乎矧各犯獲罪非當場各兵傷盡平復今且併七人而繫繩以拒捕此

若輩所以哀鳴未已也惟自時災民心思亂田有禾者眠不甯席而阿三衛三敢于倡禍故識者盡法繩之拙漸過胡聽見良是獨阿二等以守苗而出以脅從而逮究盜則未成鞠賊則烏有拒捕則如風影似無庸苛求者第其蹊田毀苗既與戎首同論罪追賄亦難與戎首異矧且已招詳發配矣故酌量其情形稍請減等庶以罪之惟輕濟法之惟平黃祥詭謀求勝致滋波累李立明知是夜首尾而質証不力應與昌名罔控之黃資并杖

玷官枉詐事

毛際可

審得李舜以糧里常居停胡士俊家因與俊母薛氏有姦薛氏次子士杰新娶陳朝宰之女為妻頗不當薛氏意而士杰與妻亦復不諧且疑其妻在陳門有醜行薛氏遂與李舜商之因欲

改薛陳氏爲子再娶時元大倫與薛氏緊鄰欲爲媒灼李舜從
中阻撓又自爲主婚另適大倫因而啣之遂愆惠爲報復計于
是朝宰扭舜赴告矣胡士俊亦以活折告舜矣迨舜被捕而上
俊付之罔聞坐是轉晚矣資等貨銀分送時朝宰陸生阮大倫
與捕書錢春俱各次第樂指夫李舜以薛氏私人抑主齊盟且
情狀頗橫其被告被捕國所自取奈何羣不逞者叢而索詐致
舜備悉楚毒也夫朝宰爲氏父親氏別嫁而父不與聞冥人情
之所不堪扭告于死得銀于後俱不足訝至陸生所得與阮大
倫錢春所索則屬何各何法而李舜能無藉口也通共追贓分
別擬杖李舜積怨老歸之姦擅生幼媳之嫁胡士杰過信不影
之疑遺責結髮之妻曲杖何辭

一件強盜劫燒事

汪曾垣

審得莊資以嗜賭流爲無賴而乃叔心堂兄身仁之多事其
不已繼之強劫致仁身被楚毒癩癩爲瘡而居其爲燼亦慘矣
又禁其媳爲質以殿追者何狂逞無忌也此雖勢成于夥黨而
分贓獨多資蓋自旌爲我首照例梟示資也何辭其黨朱備李
成張大孫尤俱同行分贓斬不柱而例無皆梟之文自不必
濫引也資父莊惠雖未躬與盜伍乃夙仇先已開隙及原捕獲
資時惠又不惜以身護之且資陰授所帶盜匪惠復神而匿之
當爲捕兵搜出此蓋載在初解原呈中今覈縣卷瞭然可覆視
也轉原捕一一供吐如昨卽莊資不能自諱併不能爲其父諱
也去資未敗之前惠旣不能首明以自別自資以敗之後惠復
爲護匿以自樹招惠果僅僅知情而不與謀者乎惠旣與謀則
身雖不行贖之盜卽惠盜賢之則卽惠贓也以凡盜論惠惠當

斬乃查處為莊仁婦叔律得過減五等幸矣乃亦在應配之神
不第叔也至若莊仁之死雖越三月寔斃于盜盜之一父窮賢
第已論斬更無可加之法即以惠論叔殺姪雖出自手刃亦以
親故議減況惠未以身柱縱不免造謀行劫之罪此固難以苛
及汪小六與賊同居而又授賊以兵彼無所覷覷首為劇盜葦
口實乃研審各盜俱極口稱未分贓則匪徒于先未染指于後
或亦其悔過一念翻然改圖耳然不行不分贓自有杖一百本
律不應非定案也劉隆為劉天祥之弟天祥敗而逃隆獨安坐
如故已定為中情不怯之一券追詰其被花從何得典票從何
來則供為天祥逃後從居室間所拾者此其言固半在可疑可
信之間恭業典票因盜賊之常而被花非分授何由得第得果
以分授而僅七被花外無一長物則固不同盜亦自可見大抵

劉隆貪而實愚天祥盜後多匪類藉偶以被花授隆遂從而
受之後見典票之遺亦復視為奇貨遂併匿而藏之此真情也
倘隆果不逞能與天祥頡頏為仇則所得必與天祥相埒彼其
身且與天祥同竄矣豈肯株守此棄餘以就擒哉且徧質各盜
各盜俱不認為夥即細叩失主失主亦稱此盜原無僅見夫盜
口固未足憑彼失主于隆何愛焉坐墜歎牌不無冤濫雖天祥
未獲據難議釋亦應以盜後分贓擬之如何罪微罪輕則固之
囹圄待獲天祥日議放可也並惠年既踰七罪又未減在律亦
得以老收贖小人遂幸極矣窮法請枷以示累

搶文強姦事

張岐

審得顧昌顧文兄弟習為無賴見戈木之女四鄰芳容可驚遂
探頭乘虛買舟勒伴魚夜破戈門而擄其女不啻探囊所寄及

搶攻下舟兄弟輪殺元昌先歸圖掩鄰人之耳目東文潛頓詐
 營姦古之庸庸維時同行則場二第以捨婦而往本犯寔未有
 姦故視昌文二囚罪得未減耳夫顧昌以虎視之雄心為屠聚
 之醜行何所不至豈有首禍之人未成姦而抽身先歸而前廚
 斷主以無姦其辨之故為寧久不經之意乃宜泯無忌若昌者
 固死有餘辜者也應與文一休論殺陸計成伴行有因雖文昌
 輩未認而場二堅執同社蓋非首事之人亦係脅從之輩姑未
 減論杖

謀財殺命事

朱名

審得童吳松與童瑜以同業相娼素萌嫌怨而瑜貧頗饒又善
 于徵逐所向輒為瑜所先吳松于是懷恨日久欲甘心于瑜適
 今元日會飲于族長童以全家瑜覆使酒罵坐侵及吳松松佯

為順而陰有殺瑜之志遂乘飲畢散席之後贈毒藥於瑜
 官聖聖小五設為賭酒之局以邀童瑜蓋乘瑜平日有強酒之
 廣也瑜果自負善飲復聚飲以全家而吳松之毒中矣維時吳
 松計瑜必死欲瑜為後目辨地復合官聖買取葦烏以伏非毒
 之案葦草烏入酒能令人易醉異日事發則不過曰欲使瑜醉
 耳謀因毒而發也不謂席未終而毒即發致瑜號呼抵家越年
 响而其鼻流血死矣夫論死斯未有如此促者論死亦未有如
 此慘者論屍傷毒証未有如此駭者者初驗一鞫知瑜以毒死
 已萬萬無疑而吳松猶嘆嘆以葦烏為辨即責藥李塘又從而
 附和之夫出申如塘固諛諛吳松之套乃前番研審當下已破
 其隱局揭其謀情今據該縣細檢遍身之青黑更顯上較如列
 庸吳松更從何處着口雖細查招中毒藥未究何名而毒傷已

重草烏之說自不能混其然一斯何能重官聖重小五平日與
 吳松而供其願指且積怨蓄怒官聖重小五知其脈激飲埋毒
 官聖與小五其謀而買草烏一事尤為官聖加功左券蓋瑜
 死雖不出草烏而官聖既同毒故則凡所以殺瑜者何肝腸
 之不供而情之不容官聖之殺亦自無辨重小五為以全之
 謀重小五而飲但與重小五彼遂瑜之時不與同行可諒其謀之不
 與重小五之降情具甚難信其情之不知獨懷其少不更事
 凡人情謀以告之稱子為子亦其情而阻之姑從杖治李塘
 與重小五其謀非塘所知情重草烏之外自有毒藥乃
 混新以亂真幾為以人沉細董以全為吳松董尊行不能以此
 酒戒其子弟致職無致隱禍是其瑜之隱恨重小五者與塘并杖
 各重其辜小五廣結男婦

活殺男命

顏孝敘

此一獄也姑無論致命傷痕有額顱太陽胸腔心坎等處棍傷
 種種儘堪立斃而腦後紫紅僅居其一也即本縣檢軍原稱棍
 傷者九拳傷者三踢傷者三打倒撞傷者一而未有一字及鋤
 柄傷也今據招稱吃食確供者有耳根一鋤柄耳乃檢單但云
 腦後紫紅色係打倒撞傷撞於地耶抑撞於鋤柄耶即使撞於
 鋤柄然既白打倒撞傷亦是以腦就鋤而非以鋤擊腦也明矣
 人命以檢而信乃不憑檢單而憑癰疽之口供則捶楚之于何
 求勿得當陳六被毆時在場目擊者為伊父陳尾尹豈猶涉風
 聞乃初詞則首謝逐次謝兼而吃食居其三繼告則首謝究謝
 安次串名巢延而吃食居其四世未有含切齒之元兇而反重
 加功之羽從者今細閱招情其稱各執木棍者逐與巢耳陳六

甫斃而逐其遺道虧心畢露傷杖相符殺六者自是兩傲弟彼
吃食者豈不知殺人者死而甘心認之夫亦出于莫可如何耳
今六閱年所矣謝者未敢為吃食開一生面亦以人命不可無
抵謂逐弟不出則吃食不生然以爰爰免脫而竟使雉羅彼冤
魂存知亦當踪跡二犯于天涯逆旅間自為人立之啼而未必
向棘木園屏怨代桃之傷李也但吃食以浮糧帝戶往因爭論
原非大讐也當無殺六之意乃二弟執棍隨行拳踢喪下而阿
兄曾真之而則雖無殺六之事而似有殺六之心台無照元謀
者律二等改配平他日逐弟難獲難辭縲首噫六年逆犯雁脊
魚沉安知其不葬江魚之腹而无射虎之腸哉今而後彼吃食
者乃可吃食人間矣

頌批緝逃等事

王曾直元京

竊得張淑且之狀張元伯有所據以求和也元伯原係芥民因
手藝而徒居於鄞歷有年所上冬已經物故忽於本年十一月
日有茶陵生員張淑且持本衙開文具呈前來以元伯同名茂
林為伊世僕不其僕雖死仍欲帶歸其妻孥本縣知張為某之
闕閱僱僕故處亦事之常復歸原主更理之正正拘訊問隨據
元伯之妻劉氏及其舅劉明開各訴到案伊難盡信但詢淑且
以何者為據則其有父分關上蓋堯朝印信即持為銅章鐵券
問所謂賣身文契無有也夫指人為僕不憑本人身契止憑出
於已筆之故紙將任途人而列之遠年分關之上而曰吾僕也
非僕也歟哉又據供當元伯存日曾向理論產衣贖生代元伯
說合每歲願供薪水銀六兩及開文約所書語氣絕非主僕究
其故益以淑且曾受乳於元伯之母舉家或受張宦眷恩是未

可知淑且有所挾以求報遂假大義為執言之柄獨不思福祿
情深尚且卵翼其子若孫而顧戕害無辜也豈忠厚長者之道
耶始公今日元伯既已身故每歲薪水銀兩從此永絕往返之
費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亦可以姑置之矣何多問焉台應原
稔。

李嗣京

審得李嗣京之誤抵世以毆死雷明四也而綿六之毆死雷明
四也則以其外已投刃且八門推刃也因毆得死因死得抵七
年成案何容更喙祇以縣審初招會據綿六飾詞播八狂病二
甚遂聞展轉刑端且未論明四之未非瘋即信以明四為瘋
也律年瘋人殺人在赦原之刻又寧有不瘋人殺瘋人反得原
宥者耶且原被報詞告詞併他保呈詞並未言明四為瘋也充

縣丞相視申文亦未有一字及瘋也至十一日綿六訴詞突稱
明四舊發瘋疾而讞者遂藉此為兇人之出路死者其暎曰乎
况擻擊多人出門踢肘母胡氏妻蔡氏之抱佳燕湯人蕭未六
之昇歸則明四之死于毆而不死于瘋也明矣若非毆也其滿
身血跡痕跡斜圓從何處得來乃猶置一辯曰彼生前之延
醫請禱俱病者據也則不思醫禱之說凡世俗之怖死求生者
皆習用之不聞專為瘋人設而獨于被毆者廢也此一案也惟
當問綿六之毆不當問明四之瘋不瘋亦惟當問明四之
傷與不傷不當問其家之禱與不禱也前道讞詞云正以瘋顛
兩字不能為綿六寬此直鐵案矣合仍原絞

冤抵母命事

黃六鴻子

審得董身一癡廢老嫗也妾婦之愚每因小忿致經溝瀆然未

有若冥繚之無謂矣。其之母與張忠兄弟望衡而處。冥之家無宿春借麥子。忠斬而弗與。冥以忠之不治。比其鄰也。積有繁言。又遷怨于忠弟信。而與之開旋歸。而自縊。子三奇。三秀。遂以母死為可居奇矣。獨不思移屍勒詐。律有明條乎。亦知自縊無可告抵。而與尸于張意。在官斷楚。埋為收歿計。耳倘得遂其欲。則才辦之風何時已也。本縣念其貧。給銀五兩。着三奇等自行埋。蓋其移屍之罪。姑以母死免究。至張忠始以吝麥生嫌。張信繼以口角益寡。均未講于睦鄰之道也。薄責遂釋。

折割血婚事

汪曾垣元亮

審得廖國志始以婚姻之禮。意謂從違者也。阿尹之夫蕭君卿存日。與國志為林中莫逆。二姓之妻適各懷妊。遂彼此預訂婚姻。已酉年蕭先產男。名曰長生。厥後產女。名曰穀妹。迨歲蕭備銀鐲一雙。計重三錢二分。陳茂亭等執柯。遂可揭。後一男而蕭生一女。國志亦欲求之為媳。彼時君卿有父在堂。未從所請。無足異者。夫古來固有永諧之秦晉。然無相強之朱陳。乃國志以乳雀屏於我。無緣則玉鏡臺。茲可碎。因尹氏夫死而遂背之。上年八月間。憑媒尹孫保復受羅曰保之聘。而臘月望後。蕭郎已成路。人矣。阿尹其能免於折割血婚之控乎。按律固有明條。但念孫保非他。即阿尹之弟。而長生之母舅也。蕭門至戚。曰保無疑。非知情故娶者。比且割襟指腹。清例明禁。兼借仇債。日久斷從。曰保名下倍。追錮費相償。尹氏心已承服。弟廖國志業經夙允。於前又復渝盟。於後惡其意。為從違與冰土之尹孫保。並加責懲。惟因俱係窮民。免供。遂出不無過于寬宥耳。

擒獲強盜

李少文

審得大盜亞人賊並獲夥黨供則獄成無疑矣若游執之被
 擄身墮酒中尚自手攜布袋甫經捕捉輒復口報多人執固先
 已自居子死路獄者又誰為由啟其生械然究竟虛不掩真其
 一段誤羅盜網之根因無難一一勘破者陳良塢以十二月初
 三日夜失盜正嚴寒凜冽時也執經臬雄豈能赤身赤脚以行
 盜而裸休就獲則供稱醉臥聞忽聞喊聲不衣而起視者其情
 似真即不必有楊夢唐三等親見其就炬而燬而早知其非
 中人矣且執固與主近鄰也屠狗之夫人人稔識一旦行劫豈
 不為塗抹變形乃至以干時面目嘗試于此鄰及跌入坑廁身
 已被擒矣所得之贓惟恐棄之不速猶堅持不放何也明是馮
 拾道遺起廁自匿貪夫不相至死不忍釋手耳庸詎知此不忍
 釋之布袋遠成不可解之大獄乎此時捕官率兵與賊盡被
 走頗手職守未便又安得不向有據之游執而深求之也馮職
 再三本犯恂應開細細怪其不辯已之非盜而翻以盜扳人挾
 雙屐供致平民曩上受累若竟釋之又何以謝眾枉耶合擬獄
 囚誣指平人之律坐徒刑細李棟或以首拔馬尾成響或以挾
 買草屐有隙雖平時未必端人獨此案尤為無妄同扳人先
 釋其六此二犯久繫西監猶為晚矣

滅倫強姦事

汪曾垣元亮

審得尹明西自有致咎之由而茲則無據也明西為宗燦無服
 之叔本年正月十八日宗燦入城未歸二十一日明西適往其
 家計宗燦向借之衣不意宗燦正回邂逅過於屋內燦以伊妻
 少女獨處而明西何以在堂不無彙燦致疑因疑生忿因忿成

爭此滅倫強姦之控所自來也。但姦必以現獲為坐，故律有非
姦所捕獲及指姦勿論之文。今據宗燦所供，撞於牀簀，辰破奮
擊走脫，適有双屐，又為婢子偷去。是明西既為八墓之窟，更其
飛鳥之術，然乎否乎，固不待親鄰胡惟鑑等之剖說而已。知其
難為懸擬矣。祠堂一訖，安知非欲失其跡而為是鳴鼓之舉耶。
獨怪明西既執儒業，自應少知理義，入其庭虛無人焉，即當
然却步，乃自蹈瓜，卒微嫌，與毆訾不堪，致彼憤不顧身，甘以
閨幃自辱，何其惡薄若是。且被告抗拘法難寬，有創懲逐出，益
以致咎之由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兩造原屬一木，嗣後務仍式
好，倘再有參商，必執法重處焉。以此為雍睦之券。

惡批符文

陳維立

審得符文以誣捕而緝私販國其職也。然唐傲其老幼，且
離政所許而交首捕之假其符，擊其人索其餽，嗔怒未盈，直
言相激，遂憑壯欺老，恣逞毒拳，言送府結扭，至石砲頭坡一
擗而共跌，披下坡皆石也。唐傲以老邁受擊之頭，顛觸之焉，得
不裂經殞絕于當日。故曰擊之者盛，善與何天衢也。檢傷不獨
碎路血暈，而且圍圍分寸人命之確，無踰此矣。猶嗷嗷以大
夯拒捕為詞，天獲監董三之門對飲，夏德之肆羅與人皆在焉。
而可謂之大夯乎。索例十四之晚毆跌十五之晨腐與酒共酌
焉，而可謂之拒捕乎。有證有傷一命一抵符文之先，發符耀之
激怒適足甚其罪也。文絞而耀董各如原擬，耀杖恨無可加而
伏遇有抑何幸哉。

打死人命事

失名

審得杜宗官以附和張顯，憑陵市門致毆樂戶徐邦，致死初招

以主使坐顯後乃以下手改坐宗宦則是獄出入正顯與宗宦
爭且夕之命而宗宦又以姚郎爲告何耶蓋以姚郎亦會同顯
毆邦也聞招是載此情第姚郎之毆在十四宗宦之毆在廿二
則限內限外分矣且宗宦毆時徐邦尚能攘臂以爭勝娼婦謂
邦雖被毆于姚郎而精力尚強壯無恙其未受茶毒之傷可知
安得謂邦之死由于姚郎之毆惟是與娼有三宿之契者張顯
當日之嫖與未酣伏欲邀娼者亦張顯且娼于是夜仍與顯臥
則當娼之窟區不出與邦之峻力以拒也亦惟顯怒爲甚此時
凡可以顯懼與攘且無所不至况不容救護一語是出顯口久
或原案則初招以主使坐顯者近是卽云同類惡少率以酒色
爲歡意氣頡頏不由主使不知鷹犬用命獵者爲誰且行毆之
時已當暮夜而共毆者又有金祿陳稷李忠若而人下手輕重

安可臆定也且查原告初詞宗宦列名獨後則宗宦之未重于
下手可知以張顯之主使未確較宗宦之下手未確則張顯之
以入爲出尚在絲髮之間宗宦之以出爲入則不啻星淵之懸
而黑白之淆也法莫戾于死案獄寔定于初情舍旣辟之顯而
坐法外之宗宦必其有的確隱情俟覆鞫括出乃可以令其心
輸今據所以坐宗宦者以爲宗宦具告家奴係顯作証因備酒
邀娼酬顯等語夫突入鑿空旣與原招不合且輕事黜綴當初
鞫時口頭語何難懸之舌端乃至今日司影始在杯中耶宜宗
宦之舌在而心未灰耳夫讞者重死刑而改坐宗宦是舍始禍
之首戎而重論事尾之胥靡無此法宗宦計無復之而棄告姚
郎是舍限內之兇毆而追論限外之囉呢亦無此法重獄出入
不妨致憤而院部又俱駁批應聽該縣再行細察一便歸結

一件露搶專

陳旭騰圖

翁得莊英父子兄弟相濟為惡英兄賢業已盜敗斃英父惠
 亦以倡盜伏辜僅僅一漏網之英而英之兇淫則更有大可駭
 者曩有鄉民顧良攜妻陸氏投英為僕其意本欲借室家圖溫
 飽耳英乃悅氏有貌迫與私而據為己有夫奪其枕席之愛而
 終良效順指之順人情乎英復恨良強項不服借他事總之視
 為扶其眼珠又撒灰以示刈草除根之意狠心毒手天日俱
 此丁未孟秋朔日事也雙睛既去幽室為併卒之陸氏治誨兄
 弟應聚英復不勝忿恨將氏遠鬻俾良少壯為曠夫朦朧如長
 夜熒熒廢子竟為沉寃近固父兄盜露先後落魄英不欲憾已
 居故土遂棄基業于龔氏而移青浦家焉莊寔美往與清界英
 在窘迫之際不無張皇美祖英為遷徙之餘不無咆哮遂兩相
 囊毆而美眾英獨強弱之形不格于是英受楚不目遂以抄檢
 之詞遠控正提審未結偶英途遇美姪莊臨臨叩英訟叔之愆
 欲結英赴縣以發其隱適有至義為解而英遂逸去臨以囊賣
 已方赴縣告堯七復以臨訟已輒赴道訟臨此報復常能無足
 訝異不謂拘顧良一質而決目幽竄之事遂宛然如畫也即各
 辭盈庭之証無不為良稱寃亦無一言為英置辨者此事情最
 既重罪狀甚著英父子惟有俯首伏地而已矣夫英方以被毆
 為忿兵堯止以被告為應兵乃以卒發而露積奸因小忿正發
 大憲所謂天網之不漏非耶查律毆雇工人至篤疾罪止于徒
 以此罪英尚不足酬慘毒之十一姑念法無可加再斷英出銀
 十兩助其再娶併贖田十畝給良出姓過活莊臨王堯挾私
 訟莊寔美時強毆人俱合杖懲

一件陷殺事

俞堯

審得丘兆芳乃丘賜之子。與道行為堂兄弟。道行貧先年鬻于賜。又佃種賜田。去歲因負租賜索之急。道行無以應。遂棄其耕牛以去。道行諄語不遜。雖迹嫌于犯上。乃賜忍而無親。亦自撥侮耳。兆芳見弟抗其父。亦謾罵相向。致道行父丘曜且責子以服厥罪。賜之氣伸矣。乃自此飲仇宿怨。欲一雪恨于道行而甘心焉。適張池有子張魁。張元先同道行往天津衛充義勇。荷載經年。元與道行先歸。而魁為調遣。前驅未得。遂歸。道行偶有所負于魁。池疑其之。則賴不與。急索之。則語復無忌。池甚忿。恐不不賜遂排之。令以殺子極寃告府。乃所告又張元非張魁也。夫不告子始歸之日。而告子。實債之後。不以未歸之張魁告。而以既返之張元告。移甲就乙。指鹿為馬。總不過一時捏排之套。局而况作崇。操戈有賜為之煽動。即道行此告。益懼中謀。培之伏弩。且不欲以血噴如蠶之鋒耳。丘賜借劍殺人而已。不出刀老猾可恨。念係尊長。薄從杖治。張池所唆。突起風波。亦不良之民與添情之丘。道行俱從薄擬。兆芳身則衣巾。乃不能馴。願父之暴亦宜併論。念父子之分。俱長于道行。恐為子名者。樹幟且使渠日修。怨譴隙無已時也。姑以抱訴。俾寧論杖。

打死人命事

李發之

審得李祥。虛慕而標悍。一猾奴耳。而其主李元中。又不善。取且元中以資。自雄而又以意氣自負。悍奴驕主為閭里所目。搆久矣。今據招以低銀。買瓜者。祥也。及菜備何。留營前往。換後肆行。狠毆致留。登時在地者。祥也。此固在元中門以外也。留弟何。照見留不絕如綫。遂婢留入元中家。時街衢人眾。蟻聚往觀。跟蹤

換枕而留且氣絕矣維時祥已通氣而元中尚病臥內室招輩
遂共繫元中而鄰人徐二者復挾仇打割遂奪以主使喝令坐
元中矣初審各証互執左右祖幾同聚訟故行縣檢審今細閱
縣招似已得情第元中未主使喝令處曾娓娓言之而緊關確
處尚未枯出要之實起換銀則倉卒何由主使地遠街衢則迢
遞何由喝令因不足為元中苛求也第元中卒日恃富而睥睨
其鄰怙後而不束其僕所由來漸矣據據頭顱等處傷多青黑
大片若隱隱附會跌語而心坎兩肋腦後率皆紅紫則毆傷
確矣兇奴仗法亦復何辭元中雖不在場喝令而平日驕縱是
為禍胎一杖為幸應再罰米四十石備賑夫歉年即勸助富室
亦不為過况割驕縱之餘以懸爛瘡之衆乎何教旨屍親而祖
元中徐二黨屍親而攻元中一攘利而修怨總之以元中為的
也應名杖

欺姦弟婦事

陳旭曉園

審得沈顯與妻薛氏生子女五人後以好賭之故不能保其家
室將妻賣與沈寬寬與顯同姓不族者也越三年而諸氏在
寬亦且生女數月矣乃顯以加價不遂先捏欺好誰憲縣斷絕
寬屬真各坐以杖仍所加銀二兩原媒陸義乃左祖沈寬不以
斷銀付顯致顯復以前詞為控今細勘原契固出自顯手况婦
歸寬有年直無復全之理第薛婦時沈顯二子抱母哀號神色
為動且必欲實身贖母淚如雨下兩頭搶地閱其情景大為惻
然雖欲以原價贖之而彼且不出三日其矣夫結髮之婦既生
既育中道而輒棄之固顯落魄使然今子必欲得母烏哺之情
自是或懇即寬亦有幼女在抱終不能以此易彼也惟是沈顯

看詞大証沈寔意斷起真陸義從中阻德雅免再科至若沈賢
為顯族長不能責顯以義而反與為媒亦合併杖者氏始與沈
頭完聚幼女璠沈實收養

謀殺親兄事

張岐

審得沈珠之事本廳署印時親歷其事灼知其狀細鞫沈詳訓
董得其隱情兩發為縣丞勸寔密起沈璠身屍則切舌折臂葛
縣丞觀之甚真為本廳道之甚悉止因本廳赴府新縣到任後
遂不復訊聞何真縣丞之報縣遂含糊不入此情何也向百里
鄰原呈可駁今日張氏活口足憑况葛縣丞既觀其慘狀能忍
匿其隱情平業吐之于本廳可不悉之于該縣乎此無他故必
當時具由真寔迫不服及耳此時真不必掩護仰察細鞫此情
入刑為安事若沈珠之謀死親兄情真罪當尚復何說即沈臣

夫婦欲曲庇之而不得也合再行縣覆數復行該縣審明其由
申解前來又審得沈璠被殺雖云獲罪于若父然使沈珠無心
殺兄縱使父命致殲璠亦萬無遽死之理今獲自鄭道家而船
載以歸即璠號呼于范蘭求救于張氏其情非不哀且亟也倘
珠少念同胞之誼豈不能縱之逸去晚獲謂時有叔在非珠所
得自主則父命行毆毆之以息父怒已耳何至身無完膚折臂
切骨不死不休即是毆璠之命原不出于沈臣特事發而禽犢
之愛遂自認以脫珠罪耳蓋此事本廳署縣時見聞甚真及離
縣而具由滄草招語鶻突遂滋疑竇今一覆核而葛縣丞當日
口角尚在詳訓得從輕典亦為沈臣老夫婦之故不礙沈珠匪
類無法抑何以謝沈璠于九原也

假兵鑽兒

顏孝牧

請明儒當營兵。營債之時。置身無地。得譚龍光留宿。正如駭獸
投林。其有恩而無讐也。明矣。然營債之木利不能完。而營兵之
拷逼不可忍。所以乘投宿之時。各無照管。竟甘心投環於龍光
之屋後。若謂龍光致死。何不行兇於他處。而令罪命於本家。光
雖至愚。必無自祐奇禍之理。且使致死。果係龍光。其平日與明
儒讐怨必深。將見之遠避。儒雖至愚。必不肯止宿營家。以自送
軀命也。况前檢自縊傷痕。豈也。即偶有別傷。乃傷於索債之時。
非傷於投宿之後。况屍親請明。若非悞聽。嗟。又何初。健訟而
今悔息也。棺經前縣兩檢。後停曠野區處。原無守管。不知何時
何人。因墾田。薙草沿燒。古墳一帶。連燬三棺。及蒙委檢。始知明
儒一柩。亦在被燒之內。地保呈明。在案。棺停曠野。難責屍親。地
乃曰。枕席於青燐。白骨之間。亦不能預料。於棺早設禁於墾田

燒草之輩。總之。請明儒生。為負債之入。死作累人之鬼。似天亦
厭其辜。纏貽禍。故借感陽一炬。以代六月之飛霜耳。

黑夜劫殺

黃國琦石公

吳十八等賊。星類聚。貪戒不除。扞羽客。以雲遊道。衣相。傷。益。鉢。
假。以。門。為。藉。伏。叢。林。密。佈。綠。林。標。酒。訂。盟。操。戈。中。夜。而。貝。元。現。
之。黃。冠。遭。刺。膚。肢。殘。之。慘。矣。不。意。游。方。之。外。有。此。為。跡。之。徒。大。
止。忌。之。士。師。可。以。殺。之。矣。
破塚盜葬事
竊得石鼓。一山俗名漁翁。撒網形。生員羅世景之父。葬焉。十
月十五日。鄉民唐楚海。喪母無力。竟拋亦。遂謀。奄於其側。在
世景因塚後。開掘風水。攸閔泣訴。似由至情。但查盜葬。雖有律
文。然據手證。羅江地鄰。顏寶保所供。則石鼓之山。非羅氏之山。

也官山也既曰官山羅可葬唐亦可葬唐為盜羅已先盜之矣
惟是羅生父骨久安楚海即葬大官山不思遠離擇穴必欲開
曠於咫尺之內倘致損葬於心何忍不無微答焉其餘詞內
人犯審更無于但應釋總之掩骼埋骸自有義塚未縣存忠
厚長者之念不欲傷仁人孝子之心姑除已葬者各聽照常祭
掃外此後官山左右無不許私行瘞葬如有容隱吁排責無貫
雖然羅生慎無惑於青鳥臆說也網已破矣從此禹浪龍門飛
騰莫測豈復枯魚之厄哉勉旃勉旃。

為察究存亡事

徐伸

審得李三姐係焦三舊聘也童娶未婚十一年間三母因沿河
水決擊家就食滄州遂將三姐躬於居停韓生為婢得麥三斗
以濟餘生嗟哉三也既中夜飯一傾飽養百歲良姻一朝契闊

矣近年稍稔三長成人始歸里復業計其夫婦正一
天之所宜悲性命之奇薄方排空房以懽悴而不意身任進
孝又以女命替也夫三如果玉碎珠沉耶三難辭殺妻矣不然
冉冉青衣錦屏逐隊獨非買良為賤乎本縣憐其救死之情出
於母命復憫其折離之恨長抱終身用損清俸代贖去珠傲論
轉生幸開樊籠當堂遂給完聚嗚呼爾耶依舊不必惆悵枝上
丁香金谷曾克還須驗取梢頭豆蔻

殺死父命事

陶三寧

三徑洪承沼鄰竟成禍水傳濟十惜苗浸滋仍思腹苗偶相
遇于刈麥之音遂相毆于持鎌之次乃三徑則未飽其老拳而
濟十已先揚與鋸刀洞胸仆地三日身亡若曰就物之傷何以
刀口自上而下哉三徑之夫黍油然命則稿矣

急救媳命事

審得宋世英之妻王氏於上年九月初一日午時忽被狂且殺死於宋家壁內據該州檢驗屍傷止食氣頸有刀孔二處一深一寸濶一寸一深二寸濶一寸五分餘無別故雖據其姑王氏以在秉太父子素有討債口角之嫌具控該州然亦摹擬之詞未嘗實指其為殺人兇犯也蓋計錢爭鬩已越一年而事無大怨何至忍心殺死耶嘗因一時未得兇身不得不吹毛索瘢耳該州遂將其父子兄弟繫行拘繫并將鄰佑同并之人以及墳地相近之打棚工匠積蟲王山等一併拘訊此追尋逐跡之求亦勢不得不然也研求至再仍無確犯但王氏所控疑似之人不便輕捨羈禁半月忽王氏以任得祿行財求釋之詞出首該州遂將任得祿刑逼供始得李春鄂其人而春鄂亦堅供與

得祿同劫同殺該州委官至任得祿家起出刺刀一把認為兇器因將得祿春鄂均擬謀殺斷詳府萊府覆鞫李春鄂忽認自殺而任得祿亦極口稱冤去斃刀傷不符發州另審該州仍以任得祿李春鄂同茲同殺鞫不疑其招解府而萊府亦照原招轉解前憲蒙前憲親訊見其供吐五異而傷杖亦不相符仍嚴該州去後今該州堅以行財是實并敘刀傷宛然復據前據解府而萊署府已研訊得情見該州執拘如故似以人命為草菅故改招解憲奉發研審茲庭訊之下并驗兇器細釋該州檢七屍傷而後知荆木之下果有撲盜戾刑之下又何求不遂乎乃反撰反書而為之具嘆未已也查解到行兇刺刀一把其形扁濶而方其首不銳長不過三寸濶有二寸餘按前供任得祿先札一不李春鄂再札一不王氏已死今研究其情如直札

萬萬不能傷人。斜札一下，或可傷人。但傷闊一寸，已不能深入一寸。如傷深三寸，則闊當三寸矣。其行兇之器，斷非此刀可知。而李春鄂亦自吐實情。原係姦殺情真，因恨任得祿通知王氏，故爾乘機咬振實。後磨剪一股當時遺失。其州審三次，始終不放。任得祿若該州厥夾四次，必欲牽連得祿，以成信案。實非本心也。嗟七寧，无不將母殺不辜。該州豈未之前聞也。况春鄂之姦殺王氏，在九月初一日正午時，其早任得祿父子三人同李九元郭法生赴集，是真。至午後始與王云同回。見聞甚繁。計得祿回時，王氏之屍骨已寒矣。何尚有磨力士治之事乎。其時侯姦差一可驗也。其行兇傷杖，不射二可驗也。若同謀行兇，非平日契厚密謀者，不敢輕易與。與查該州初審有任得祿與春鄂良久不睦之供，三可驗也。若謂任秉旺代賄可疑，則又不然。豈

世英遠出其母王氏女流，未諸遠有伊親王具潭從中代事。斯時牽累多人，糾纏未已。故有出錢數百文而為之解網者。秉旺念其姪受累，現有李春鄂踪跡可疑，故代估銀二兩，求其速獲兇身。冀釋其姪，任得祿實未知情也。豈知反以此為得祿招禍之尤乎。秉旺供吐無異，此實情也。今李春鄂俯首自認，確與得祿無事。謹將取得各供并兇刀一把，連人呈驗。查命案新例，其限此案雖在未定新例之前，亦雖久遲，或求憲臺允照府招詳院，以便具題。誠無枉縱。或立即用齊府刑，星夜赴省會勘。定招如仍將各犯發回定擬。恐該州執拗性成，無辜之任得祿斷無生理矣。况得祿之兄任得福無辜拖死前車，可監乎。理合殫明伏候憲裁。

霸產累糧事

黃六鳴子正

審得生員張行嘉父張成祖所買地四十八畝倭侯倭張此業
之爲朝秦暮楚者非一日矣成祖故後侯洋侵造產于行吉親
抓之時行吉卽返汶陽于侯洋償贖之日令庭訊之下加禱等
執順治四年退約爲據不知前撫憲之斷給在順治十二年
前任張公彼時給有印照其順治四年之退約久爲廢然顧何
疑乎獨加批又供伊父侯洋于康熙三年又控前任金公斷還
侯氏查案卷無存僅加批出一張小披退約小披者卽行吉批
名也行吉親供其手筆查行吉于順治十四年已列名黃戶
安得此時尚書一乳名且以青青子衿數行退約執倩人代筆
以伴之老奸能甘受乎則此爲蘭亭贗跡又無疑矣總之衆自
紛紛自當以撫憲之斷始爲鐵案速令加批等還產于張其節
年錢糧另同伊社里長清算將粒免追可也

伐墳謀占事

汪曾垣 元克

審得墳地之爭古今常有然未有如陳正言羅世坤之互許始
因爭水而爭山繼因爭山而爭祖者也曷言乎未而山而祖
也康熙某年間正言八山伐木以爲己之山也世坤禁其伐木
以爲己之山也各執偏論具控前令此時並無一字涉及於墳
蓋爭山也爭山實爭木也迨後欲行踏看兩家先期刻直忽有
鬪上者出焉於是乎不爭山而爭祖不意未經判訖至今相許
不休雖然四至分明界石定也守墓有人寔交確也忍嘗勿替
拜但據也一傳再傳老成在也祖則何可爭哉乃本縣登山親
勘有不然者見其荆棘叢生則疆界不分而村鄰絕跡詢其歷
年幾世則久虛祀而耆舊無存此曰我之祖也彼曰我之祖
也安能起九原而問之雖陳人享供稱至後一穴係其經逆症

行吉 卷之二 一 語 二

埋似難盡信無已惟令各寫所葬名號陳則序書歷歷羅則認
 派混淆陳則山向瞭然爰則分金失記為爰為陳於此畧可瞭
 斷矣因思爰以晏公潭坪坑龍形是其祖墳形可任人命意
 是形無憑而名有據曰晏公必其附潭相近四坪坑必與坎河
 有別未有距潭數里石磴處响而可云晏公坪坑者此又難為
 爰氏信耳然而世遠人湮是非究難確定不敢過執已見總之
 二姓爭祖之端原因爭木斷以從此計此一由墓木之拱各不
 許擅行砍伐如有私侵鳴官法究其時祭享陳固宜然而爰亦
 不禁苟非血派自止之獨是據詞各稱宗祖何以失祀于爭
 木之先而竟認于白木之後杖以懲之均不為枉但欲入其仍
 全親誼姑從寬免至於蓄心懷殊自認丘壠已經牒之 城隍
 真真鑒觀听其昭報可也二姓其服乎否

兩產極冤事

黃大鴻子正

審得李廷學與王立諫之訐訟一以為占地二畝一以為盜石
 產確確四條事非無因然查確係逃荒以前之事占固不成為
 占盜亦不成為盜斷令各還其所自有而兩造亦俯首無辭矣
 惟是廷學之弟廷玉出外不歸死於鄭家峪河內即廷學言縣
 之口也乃遂謂立諫殺之以乞究弟命事再訟細審王死之日
 縣狀尙未准行立諫何由遽知報伏如此之速且無一確證豈
 能懸坐安知其非有別故而或墮水以死耶姑存此案以俟另
 緝可耳

孽甥仗勢欺毆事

汪曾垣无亮

審得李明長為陳啟社之甥而啟禮以毆舅告其情重其詞正
 治之可也孰知非毆也謂乘驕不下也果爾則治之亦可也何

也自古乘車下撮雖友道且然况甥舅乎况之毆固誕不下輓亦誕何也所謂不下輓者非過舅氏也乃過舅氏之門也夫過舅氏則當治過舅門則不當治何也以過門無下輓之禮也奈之何而以毆告也蓋以時屨歲終啟祀正無以卒其避而俟其過遂借此發大難之端也發難奈何始而曰以理論繼而曰遭欺毆重其情正其詞無非所以爲屬蘇計也在渭陽瓜葛贈賄同宜但聞屢經苛索人情易厭然啟祀雖詐舅也明長雖無于犯真或甥也以舅苦甥姑置曲直合叩首以盡厥分可也今行貨以厭厥怒不可也何也甥舅以恩勝不以利奪也今而後吾爲明長計西州之門固應陳淚於他時尤應避途於此且也不然伐河而不以毆告也

倫異變事

梁元植泊渭

嘗得沈靖宇與沈鴻宇同姓不宗合木質易稱莫逆友有年矣靖宇有子胤祥鴻宇欲得沈東林之妻邵氏有女福姑安王氏亦有女三姑鴻宇以三姑爲訂而不言妾出諱其所生之微也且貧富不敵在邵氏亦不樂以己女歸之遂憑錢希賢作伐以締緦羅嗣因鴻宇物故家事式微而靖宇日漸殷富邵氏遂萌更易之心欲以己女代三姑是時家政悉操於外戚邵某鴻宇嫡子國昌惟拱手听命邵氏遂爲欲奪先子之計去年竟以三姑計命某爲孫媳憑何懿甫作伐先以庚帖子之未幾即受其金禮明示人以己女歸靖宇三姑身有所屬焉得起而爭之在靖宇則惟知所聘者邵氏之女而不辨其爲福姑三姑也即于國昌知之妾王氏亦知之惟有敢怒而不敢言耳國昌雖不敢言以父命不可終背其詞赴縣求準存案未幾而里民鄉約等

以道里不平連名具控邵氏雖巧於設計能泯公道於人心平
爲禍氏者卽見眾口之不可掩二女具在尙未手歸從容歸正
未爲晚也奈何見靖字擇吉迎娶三姑邵氏竟衣四服而出見
被婦而出走者不待其詞之畢矣北維毒悍遂至此哉茲察原
媒驗庚帖及鄰里口供靖字所聘者三姑非福姑邵氏所生者
福姑非三姑婚姻前定豈得因貧富而肆意變更乎縣探之具
情按之倫理卽着胤祚與三姑當堂結禱畢借花灼彼既以凶
厭吉言爲以吉鎮凶命後鼠雀之訟與獅吼之爭庶幾免矣

劫吹奇冤事

方亨咸何村

爰奉中謀親不遂而至於劫是以強盜之行而結婚媾之局著
也黃世某之姪女阿綉生而窈窕人人思得以爲妻然餌以厚
聘者有之賺以巧術者有之卽求之不得而以大言惑赫欲以
從賊報於營通海首於縣者亦有之未若乎中之敢作敢爲滅
理滅法而竟以搶奪爲事者也據稱阿綉未生之時其父世貴
在日曾與乎中之父指腹爲婚夫果若是則阿綉已生十七歲
何及乎以前不聞有通好之事直至桃夭將賦百兩爭送之年
忽有寡修何爾若者過而問焉豈非奇葩未艷螺使不知身非
將聞蜂媒卽至之故歟况求者自求而世榮並未之許卽其所
謂十六兩之聘非聘也因其完糧無措以腴田二畝暫押於乎
中之兄羅毓字毓字付銀而返其券想卽以此爲賺婚之由而
世榮莫之知也夫男女婚娶有時指腹割禮律有明禁况一絲
全無而謂百年已許安能起九原三死者而訊之乎據供持燈
之外並無多人輪年之餘別無他物獨不思不由情愿而強之
登與財明燈彩輦與明火執仗何異哉卽訊之屠媒何爾若亦

復囁嚅其口謂十六兩之聘原係代交但世榮口語模糊有且待後看之誤則其中情弊不問可知矣恃強奪婚入于法紀本應離異但念年中年齒尚幼主使由人况婚已逾時返作完壁且訊之阿綉又俛首無言懸揣其意得無有將錯就錯從一而終之願乎除重杖乎中外仍加斷聘銀二十兩給世榮以補不足羅毓宇教孫武斷何雨若左祖佔婚並杖不枉

劫擄人財事

翁應兆

黃明石黃質王等皆明駭喪心之徒王振原住下河因遭水難挈妻盧氏妾黃氏避地於冷家庄石等見其短褐不完而據有妻妾雖老而妾是少女遂以拐帶相疑而奇貨視之矣不知二女同居原非怪事彼乞食之齊人尙能享有此樂况為田舍翁而多收十斛者乎迨至稽查踪跡無暇可乘亦當已矣之何慾心不死必欲得此而後快以銀數兩麥數石為聘有質王等硬執斧柯為質臣者欲不棄婦其可得乎若銀麥果歸振手彼亦甘心棄去不料有許無償悉歸中飽舉人與財而兩失之貧氏避難而投難是地棍之虐更甚于洪水之災也黃氏斷歸王振原聘銀麥以未得免追朋石坐買休之律猶為幸矣三犯杖治庶足以懲淫而儆暴。

奸拐服嫂

劉時俊刻所

審得劉維甲係劉五再從弟也醜有面目叨列衣冠敗檢良心淫于丑妻陳氏舊矣陳氏妖狐善媚劉五使迷亂乖張侵欺根銀累百盈千置業者僅十之二三其餘盡供陳氏浪費陳氏與維甲逐口飲饜透体華統晝夜宜淫無時無度劉五明知故縱拱手听其所為惟恐緘焚拂陳氏音者比侵欺事發劉丑以

追賊故敵骨裂膚於衆以賄鬼故覽實產獨維甲與陳氏恬然淫宴享用如故此其惡真神人共憤狀載不容者矣至其後劉應勅等首告到官本縣以事屬既往暫置不問茲由葺之醜耳不忍聞故解三面之網冀其良心不死或有自新之路耳及今劉丑問遺命妻陳氏同解則已各隸伍籍身屬官司維甲尙宜畜異志乎乃陳氏失以登天大地不願相離劉維甲亦棄其妻子身家甘投法網劉丑與陳氏死解前去劉維甲遂畫詭計趕至烏江假稱送贖置酒妨醉劉丑徑將陳氏奪載以逃且伏且行轉流他縣鬻亡如喪家之狗號亡如處穴之狐比軍解人等各首到官劉丑亦具情造訴本縣四面巡緝莫肯居停乃將陳氏寄頓廬州仍潛歸本室又畏本縣捕得之也于祖先堂火之十掘一深沈潛處其中覆以苦蘆壓以香案大類伏鼠真可踪跡矣本縣視知之差捕捉獲于土坑內臨庭訊鞫倪首無詞于此見乾坤覆載之中物不有也蓋劉維甲奸而服嫂已人世之所不容劫奪軍妻又王法之所難宥情狀明著令人切齒腐心屬本縣聞調之時此後仍脫法網先行申院遞去衣巾如律問徒以無爲人世士林之玷陳氏另俟緝結。

女騙檢拐事

陳開虞

世之窮兒極惡逆理悖倫一刻不容於天地之間者未有若盧文盧春生盧夏生之父兄兄弟者也文之弟質無子立長房子孟生爲嗣質稱留之口見繼室韓氏少女慮其守節不終以田一百零五畝及魚池果園等業託胞兄文執掌收租給韓氏自贖俟應登承立之後始自爲政疑妻子而信乎足薄恩愛而後天倫者蓋以程嬰杵臼視其兄而爲千百年之嗣續許也爲文

甫者當如何盡心以期不負所託奈何第稍甫益而嗜念遂生
無日不以錢糧戶役爲詞而盜賣其腴產千五百金之美業不
五年而銷鍊殆盡更欲賣其棲具逼之改嫁氏堅執不允而一
父兩子遂輪班構覺與氏爲難哥憐弱婦所存僅奄奄一息耳
文復矯制以店屋三間典與侯四侯四鐵匠也煨煉錘鑿之聲
晝夜不息加以火焰燭天令人有威陽不測之懼料氏聒于耳
而警于目即欲安居而不能何奴火攻誠上策哉奈氏堅節自
守不以耳目易其心祇哀懇四妻求他徙以安弱息四乃打鐵
之人宜其心隨乎破乃竟爲貞烈所感欲撤爐竈以遠水霜則
氏之誠能動物可概見矣文父子不學豚魚而甘爲豺虎必欲
噬寡吞孤置之死地而後快則其心硬乎鐵手鍊于鉛毒烙狂
氣之熾于洪鑪亦亦可槩見矣四欲返券于文而索其原值

文父子不從且以惡聲相吹謂四因其妻而私于氏爲人所費
故思遠禍氏房中細軟久爲所侵欲除與償以償所值氏以水
王之軀而受此無因之謗能甘心乎且探知文父子私受聘金
以氏許某生員爲妾今某稍需時日俟其可遣即遣之氏情極
控縣文不赴質而越訴憲臺職奉批拘訊俱聞拐帶之有無不
亦竊騙之虛實以拐帶爲彰明較著之事有之不能諱爲無猶
無之不能飾爲有也至竊騙則爾人陰事臧獲不得而見况問
以外者乎乃鄰族某某等百口同聲皆爲氏稱風謂不但無拐
亦且無姦氏之素履可信也雖于証命君才稍拙于文而不直
諱氏據氏哭訴日數詞之控實欲保節存孤不獨爲房產計職
初疑其証妄世未有婦不思嫁而人能強之使嫁且預擇其人
以待者乃審喚其生面訊則云受聘無其事許嫁則有之以媒

人之口謂出民意故其論媒人為誰則指階下二人以對既祖
文甫而不直韓氏之俞君才也職賦斷至此不覺鼓掌稱快
其後竟見側出之其生則此婦戴覆盜之寃何由得白排石之
節何日而彰即文父子種已惡蹟亦從何處探其底裏而按以
其是惡奸之法哉韓氏至此遂叩頭流血出其偏刀謂干赴審
之先自料此寃必不能白擬為安金藏之剖心不隨為幸之至
於斯也虛文等父子濟濟其稱倫理不得善乎人類與何哉議
親之俞君才分別杖治石加痛懲留其一絛餘生不即斃諸杖
下者欲俟虛文親審而加懲創始可痛快人心耳虛文實去冊
地者及已度賄向給氏世子營業

霸賣拐逃

趙開羅

夜無賊八人家已就同仇所復交至

死之律歷審皆照原擬 仰遵 憲批復取律及反復斟酌
有未脗合者焉夫夜入人家以之為奸安知其非親也以為
盜安知其非竊也和奸竊盜罪不應死而何以打死勿論蓋以
其為登時爾倉皇急遽之頃慮其手有凶器奸有黨援稍一遲
之則禍必及矣若其既就拘執則無壇殺之條矣查律妻妾與
人通姦奉天於奸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蓋姦夫
姦婦本夫殺之寃為應死之人該縣不引此律者以係姦拐之
後捕捉而來非姦所非登時也姦為隱情然殺之必于姦所不
則恐其圖賴本夫之殺為義憤然殺之必于登時不則恐有別
嫌造律之意微矣哉今則奸夫奸婦拐逃被捉雖非姦所猶姦
所也失落拐逃遠去莫能踪跡忽然見面怒氣激中雖非登時
寃登時也相應引用捕亡條內應死壇殺之律庶情與罪爾得

其平矣

凌慢斯文事

徐開禧

審得二子授館師嚴道尊而修脯之設所以隆厥禮也。至于遠館則梅風荷雨。蠶鎮殘燈。都忘樂境。牛嘗當趣。東人相體。未有不敬事之恐。後者黃侍泉。眷鄉間老。梨也。慢說天路龍門。安欲讀書課。予有子黃圭。黃璧。延南昌喻生為師。而李芳春之子李慶亦附焉。喻生儼開絳帳。卒靜書齋。居然吾師。自任矣。而三子者。頑不依教。則未免擾楚。從事三子者。愈覺驚走也。侍泉與芳春。一帆護短。反謂喻生拙淡。而日常請置也。大不成體矣。在三子。驅而不靈。莫敢夜兩書。早卷在喻生。婆心空熱。只歡春風。花生簾。遇此頑犢。師亦無如之何。迨十一月間。喻生言歸。而原識十四兩。修脯竟欲賴其白金。彼喻生千里羈魂。一年執事。武陟春。片那常消滅。如許耶。黃侍泉。李芳春。並被以為慢師。無禮者。戒仍著照數。禮贈喻生取領。

發塚斲棺

李嗣京少文

審得豫章楊族。何不幸而生此窮奇之孫子也。察憲公文明與宜人劉氏合葬。山裏熊京兆已封佳城。方鬱乃子元文孫之瑾。落拓無賴。基業蕩空。私覬冥扁幽隧之藏。妄作玉魚金罍之想。舊年十月初六日。倩饒文光等。東方未作。掘開原棺。將骨另置小籠中。潛埋祖壠。其遺指尚在地。而棺中銀錢金簪帶片。盡為腰纏物。元文鷺金空耳。一根與壻石光。僅得銀三錢五分。光坐不知。而兩犯即以瑩契抵償。揚弘備威道矣。族祖之丘墓。豈弘備亦不知乎。急利忘親。亦云忍矣。族人楊宗義親見楊之壁。抱憤公呈。兩犯猶節云。卜吉欲去馬鬣。以就牛眠。夫遷墳重事。

何獨不商之闔族併之璧亦不一與聞有此情理哉不謂宦商而為此大逆之事犯茲不赦之條也嗟嗟夜臺見日何處藏刑誠嚴封樹難保杯土於滄桑死為含珠不免發塚於誥禮按毀屍之律以弑子也何詞於父母之瑾孫也何詞於祖父母應駢斬以正刑章饒文光徒揚弘備仗

慘殺夫命

顏先揆孝敘

竊得張拱北雌黃傷壞鄉里大小咸惡之張世貴借張萬壽之銀債拱北作保頻年莫贖以田三畝抵與拱北令拱北代償平母拱北受田而不輸租以致萬壽言拱北而世貴控壽此致訟之由也及至州審杖壽而拱北之氣愈高辭愈厲萬壽之羞而且恨也愈毒假妾喬氏搯以強姦方圖必勝不意壽之輒死于盜也拱北萬壽在城候審二月十八日萬壽與尹時之皆歸行至

湖塘而日云暮矣向梁和尚菴投宿

未幾即有羣盜

六口稱雙兒先傷時宅隨及萬壽并齋娘擄其衣猪以去時宇齋娘得不死而萬壽竟作方下遊魂矣時宇因聞警人二字遂指為拱北之弟張在中不知口稱報警乃綠林套語使果是有中則必偽稱強盜而不自稱雙兒且警人乃萬壽與齋娘何涉而連傷兩搶雙兒既殺於他物何利而并劫衣猪此情理之可測者也據時宇所供八門行兇者四人立門外者三人天進門之四人或於燈下見之門外之三人皆立時處從何確數止因拱北有同堂七兄弟故惶七人之數以實之耳且是日拱北在城即謂知其將歸通信諸兄弟使殺則註通信之人與時宇等同行當不相先後而萬壽所歇之菴去拱北家尚三十餘里使信到輒夾牛百有奇之路豈一茶之頃所能輒至耶且當夜時

字能識在中。在中豈不識時。字胡不立斃刃下。快其憤而滅其
日奈何反舍時。字而人殺齋娘。賒回質之。患于今。曰此等情事
官屬可疑。職以萬壽之冤。宜伸拱北之網。不容漏葛。抵罪必使
得情則生者。服辜死者。瞑目。故不敢以懸辭擬斬。初則肅心齋
沐。投牒于城隍。繼則躡履微行。潛訪于彼地。親驗梁和尚。卷坐
落山僻。鄰佑寫遠。其地時有盜警。聞舊冬梁和尚買布遠出。被
盜來劫。齋娘奔山喊救。失去衣米。而僅保一年。隨寄山主牧養。
今春農事將興。半復寧歸。糶穀得價。盜復利之。是盜原劫梁和
尚而。萬壽適逢其會也。自喬氏以人命控而拱北亦以抄家控
及訟久。業廢夙憤漸平。復交口籲息。其處和而有一石二斗之
田者。乃償世貴所借之本利。非行財也。處和而有衣服助殮者。
乃因萬壽之死。由于拱北之構。訟推情助之。亦非行財也。使人
命果真拱北。卽不應行財。喬氏亦豈肯受財。而今且兩甘愛息。
也。總之。訟由債與命寔盜殺拱北。受田而不償租。以致訐訟釀
禍一杖。足以蔽辜餘人。俱當免議。至于萬壽橫死之慘。應行武
岡州嚴緝真盜。另結不得仍附此案。以滋葛藤。

提審重犯事 以下人命

看得李三弟等。毆死進才一案。在兵丁擅離營伍。強掠居民。固
其自取。然非受害之家所得擅殺者也。律以殺抵誠法之平。但
據督撫原行并閱初招。俱稱李六狗等毆死。况又屍藏六狗之
猪欄。則六狗爲首犯。可知。後亦未有確証。姑坐罪於年長之三
弟。不得已也。至四年十月。解赴省城。憲臺親審。六狗受責之後。
帶回還監。卽斃於原差。葉文魁家。雖非獄斃。然死於刑杖。與死
於囚圖一也。與律載解審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之例。適

相符合况原招指為兇首又不同於餘從可知至於同毆之李
五弟又以舊年駁審往返郡城餓餒受病而祖詞內之李兩狗
當日張惶逃遁五年無蹤生死未卜是以一兵下之死而致李
氏闔門灰飛烟滅幾無雌類揆諸情法即以六狗准抵進才之
命尚覺法淨於律未有於爰書不合之情也引此而全三弟之
餘生抑亦憲臺祝網之仁况事久人亡別無確據止存知証李
得順而得順當時亦未目擊何人下手即再四嚴訊經年終為
疑獄不如蚤結重案之為得也伏候憲裁

立殺叔命事

審得查應選以叔命控查承業也其叔母胡氏先經告縣斷明
病死有案矣選復出頭居奇曉鳴激切其干証查天意等十餘
輩又同聲在祖廟立反坐認狀不得不詳行帶檢以折其口選
歸與天意等昇棺中途投宿而頓棺於河灘之內距旅店十餘
里本夜更番往來看守遲明忽喊稱失屍具告承業盜竊天棺
既係選等昇擡矣投宿逆旅時何故遽頓於十里外之河灘當
夜既云看守更番往來承業盜屍豈無見者此雖三尺童子亦
知其為不根之詞但不得其所藏之屍選等終不引服也職識
法密訪旬日之內得屍於選等所種之豆坪因覆加嚴訊僉供
選叔實死於病無痕可檢出屍襍擊至折骨而亦無血暈聞有
鄰人查商之父曾被毆死出鏹五兩買作叔屍高始許而終悔
計無所出遂將本屍密瘞而以臭牛肉石頭納空棺中鼻至半
途謊稱失屍具告承業盜夫此實情也夫以假命誣告已當加
等况誣告之後始而毀屍遺痕繼而買屍充檢終則匿屍告賴
其健訟求勝變能愈出愈奇者乎兩造公詞如出一口應選依

律論斬雜犯准配猶恨情重而法輕矣查天意等語認逞刃各杖以徹查承業等免議省釋

慘逼殺妻事

毛唐南南党

草菅人命。敗絕人倫。未有如陳丙殺妻一案者也。丙訪革不悛。草前妻物。故斷絃未續。親鄰氏居孀。暮色思妻。而鄭氏不許。且旦夕婪謀。必欲得。而後已。又甘認撫孤。眾議浪還。而金為三歲。干衣食之費。詎料結婦入門。既屏絕。孤完不許。見又以。醮相詆。動加汚辱。少不當意。即私用宮刑。解視痛責。某年月日。適丙以納吏赴東。鄭氏潛召其子。留之一宿。不意丙驟歸。見則怒。遂自此。朴責拳毆。無虛日矣。甚至以竹刑為。斃以鐵尺。窻戶俱鍵。解紛者欲入。無門。鄭氏鱗傷遍體。痛極難支。遂于某口。維經。嗟乎。夫婦人倫。母子天性。母朝人面。子暮出情。何以堪。乃俱俟年餘。始獲二而斯時也。續破口。口堪。豈意以抱。之悲。流連一乳。遂至化肉為糜。碎骨為粉。生無三日之完。膚死作千年之怨。鬼傷我。鄭氏本棄其身。以活子。今反囚子而喪其身。死而無知。則已死而有知。豈肯以血流肉。指折。胸之軀。為兇徒。稍寬其報乎。夫在丙。不過以才力自。為殺妻無礙。况係。死三尺之法。可以倖逃。不知鄭氏雖死於。縊。實死於。歐。縊固死。不縊亦死。今檢頭顱。額角兩太陽及胸。肋。骨諸傷。皆由鐵尺。何一。是殺。續之左。驗。時。萬眾。齊呵。天理。查其生平。積案難。擢髮。縣審。一十二款。祇就其有據者。言之。未足窮其。虐。烟之所至也。國人皆曰。可殺。殺之何疑。但慮其不速耳。

打死母命

王士禎胎生

朱世壁以子弑母袁氏以媳弑姑其咄咄性事令人不寒而栗
 尤駭漏網踰年未之伏誅也釋其故有有功之袁大俛首認絞
 殺人者抵讞獄者循是以論因當矣何暇窮搜于恒情常理之
 外乎迨弔闔周氏屍圖致命傷二十八處骨斷肘折俱註棍棒
 責傷庭諫時世壁懇母冤不哀執袁大之打不力而袁大伏辜
 憤命甘之如薺轉詰袁文堅執弑母弑姑無少遊移逐一訊諸
 里鄰取口供十有餘則僉云弑逆情真即間有一二為世壁袒
 者亦不能諱平日之不孝子是道邇天性乖離之故蓋壁素亡
 換行盜竊呼訓不悛欲發其陰事由是挾妻黨之多助則殺機
 伏長舌復為厲階則殺謀成舊年正月先有放火逐母之舉至
 五月二十日肆言打殺周氏沿訴鄰庄欲籍公言以遏兇鋒詎
 意觸逆以速其斃也二十三日袁大一門六口到家聞賊聲聞

於外世壁以勸不得家務事一語喝止庄鄰黎明聞傳異命庄
 鄰往視先已釘棺何迅也有地方之責者押赴大城中途交計
 兇手屍親同夥分捏自云在田不在家幻矣哉世有平日游乎
 不耕而中夜起田屏水者乎有見人殺母而不喊救者乎有親
 衆毆人先為助纓者乎即世壁袁氏下手亦足論剛及真情
 漸露供出臙骨助骨皆其夫婦用搗衣槌打断至創仆仆地母
 叩子頭乞看父面求饒及何恨未解復撞以頭破其耳听斷至
 此目眦盡裂人倫天理至斯而滅大怒人怨至斯而極就此合
 檢合供便足定招而猶恐有失八出示名十五庄里老公舉公
 結不敢縱世壁悖逆并不欲貸袁文誣告即有某等十人連名
 公揭言世壁弑母真確至某月某日覆審未世壁袁氏亦吐實
 死辨二犯凌遲處死夫復何辭袁大助逆加責仍當擬絞

活殺男命事

馬瑞圖遇伯

看得柴春心怪鬼賊性秉豺狼與宋吝別有不隙遠以活殺男命控本縣立法于前凡告人命者必先擡屍屬壇相驗果實始准其詞柴春計死所出乃假故侄柴舍那身屍移來相驗小人多譎智欲欺本縣以方詭料退竟屍屍之王民已泣訴而隨其後矣假命誣人又復盜屍罔上罪合重科但察其人又係蠢然一物所謂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斷將舍那身屍備祭埋葬以贖其愆仍加責四十板以為弄巧成拙者戒

打死姊命事

王仕雲

審得鄒氏之被據賄回歷今十四年所矣主厥之不收覆水起于執理太過不以遭亂失身之故而稍有怨辭以到鄒某兄弟欲甘心于厥併欲甘心于厥之母也鄉童周見弟之儼然敵國起于矯情太過不以胞姊被擄之故而稍抑其心以致王周以其姊為妻并不以其子視之為母也十餘年來經院道府所歷審定案為王厥者即當安置出妻子別室令其子祁兒任生養死葬之事則不為厥也妻者猶得為祁也得然後別娶陵以事其親而並育其子孫亦處亂後權宜之道也胡為乎送月母家禁絕來往致繼室李氏續膠之會突如其來則其視商讐也夫有所導之矣在章周自知姊有被擄之嫌復有毆妒之案即當緩頰開陳俾其姊于長門獨守以終天年亦為不幸之幸胡為乎于王厥重婚之日欲以十四年不睹面之出姊送月厥室以作眼中之釘謂非首端啓其誰信之致鄒氏出不成山丹不果丹岐處于杜大之生屋延至旬日未見夫家作何着落母家伴何調停鄒氏以多病之軀遭此極難排遣之遇夫不

以之為妻子不以之為母。又聞其新孔嘉有不撫履而頓足者。非情矣。蓋焉長逝誰云意外之事乎。子是章周以打死告王。厥以毒死訴夫打死毒死總非檢驗莫定。然提及檢驗二字兩姓俱有不忍聞者在矣。王厥固是薄情。然不打死于十四年前而打死于十四年後。且不打死于先娶鄭氏之日而打死于再娶李氏之年。此何為者。至于周章一屏弱書生也。世無鳩人羊叔乎。况毒死胞姊以圖賴他人乎。且不毒死于王氏之室而毒死于村氏之生。又何為者。且聞王鄒兩尊人皆名孝廉。不幸值人倫之變。閱其往來筆札皆痛自悔。及恥蹈終凶隙。未之輒不意兩郎君者皆以執理矯情之過。致至兵連禍結。而未有已也。兩屏諸生數百人皆仰休。寧臺盛德作人之意與氏死訟之心。連名具呈。激切懇息。且職細籌此案。止有善處之方。並死屍

之法。蓋王厥之于鄒氏夫婦也。夫婦之誼。或可乘之。邪見之與鄒氏母子也。母子之倫。斷難漸滅。况今已及黃泉。猶令无相見也。于理安乎。是以申職一面。令邪見於服終喪。設靈報訃。以盡子情。一面合玉厥捧地下吉。附壟祖塋。以全夫道。王厥但知以刻丈夫專青之不讀書之婦人。絕不知以孝義之道自勉。以勉其小子。發學戒懲。以為教庶生者。不借死者為口實。而于道又賴夫道以克全也。

人命中誤殺之情。未有確於。嗟若殺人之具。非挺則刃。未聞以武器行。而殺人以錢者。也。居士達修齋薦七令。僧如海操錢為戲。即此一念於事佛為不虔於事君為不孝。業有可死之道矣。如海辭以子法不執強而後可。此豈有殺人之心哉。及按

不中節而觀者譁然亦可已矣。乃士達不容中止必欲盡其能事而後快是何說乎。如海死弄丸之技而操盤劍之權其不以人爲試者幾希矣。一掉再掉而鉞鋒之下適中士達之腦門血流一夜而殞命是其死也。自死之耳於如海何尤。呂愛痛乎之深而歸罪如海亦其情也。但姦婢恠阻之說何爲乎。來哉律以悞殺之條如海之罪止此矣。如欲深求則起士達於九原而治以不孝不虔之罪。

賺春聘金朋謀退婚事代

顧玠

審得女子許字必由父母父母俱無方從親族律載甚明未有母在兄在而舅氏可以主甥女之婚亦未有母兄在而舅氏可以私受甥女之聘者。張利有妹年方及笄正庶士相求之時田尙策潤陽至戒應爲之慎擇其偶以結朱陳庶不負親親之誼。

胡乃擅受張士達聘財財之私囊置之不問耶且同姓爲婚非利不願尙然卽當速還原聘俾其另締絲蘿何以復遲至數月而不归还聘此士達有與谷之鳴也。本州庭訊時尙策措詞無據惟石自認其罪而已。二張雖有媒妁之言實無父母之命况同姓不便爲婚應將士達所送聘金九兩七錢色細二疋均於田尙策名下追給張士達別借秦晉張利之妹應令伊母田氏擇配可也尙杖姑付一枚餘犯量爲責儆。

逼死妻命事

王階

看得放債之利每人重只三分。償債之家年久不過一倍古例爲然楊成曾貸僑兵王有功本銀七錢登年還過十一兩夫亦可以焚券矣不料虎嗜難厭仍逼六兩欠票以七錢之本而索十七兩之債此是何等利息不惟子大於母指粗於管幾至孫

遇于祖髮重于身矣。擴而充之，卽有郭家金穴，豈能厭其所欲乎。然而有功之心，尚不止于此也。殆有甚焉。據成女口供，謂本月某日，父出未回，有功率領臬漢王、三同轎夫二人，先到母舅毛雲家吃飯，畢轉到成家索湯洗浴。時已將晚，卽令鋪床安睡。成家止得住房一間，成妻毛氏因避瓜李之嫌，不肯留宿。有功硬住不去，又計酒吃，死以應之。致氏投繯身死。迨鞫王三暨各証供吐皆一一與成女同辭。大傍晚索債者，何意硬要止宿者，何心為乘氏夫之不在耳。卽使床頭有酒，以待一時之需，猶恐醉翁之意，不在此。况于色心不遂，酒與徒濃，死以應之，不咆哮而索命者乎。嗟嗟毛氏，苟非萬不得已，何忍棄枕上之夫，割懷中之愛子，捨生門而就死路耶。姦雖未成，死實由此。他人之為惡者，或因債逼命，或因姦致死。一之為甚，有功再焉。可謂其乖人之尤者矣。天理赫赫，主法森森，職何敢妄為出入。



竹書

卷之三

